

拿著剛到手的雷射筆，陸景淙不由得對街訪的人員感到一絲歉意。

畢竟自己並沒有什麼有趣的異能發展史，第一次使用異能就是不小心把自己和姊姊的早餐錢變成一支鉛筆，白白餓了他們倆一個早晨。

要知道那時候他們家可還沒有什麼閒錢，每天早餐的金額都是那麼固定，沒了就是沒了。為此陸董簇可是唸了自己整整一年多，在他學會控制前都沒讓他拿過早餐錢。

「這件事我不會跟爸媽說，你也不准說出去。」

他當時並不理解陸董簇這句話帶有何種含義，但只要是姊姊的話，陸景淙不會違背，所以直到父母去世前，他們都不知道自己的異能究竟是什麼。

他們大概也沒有空了解就是。

畢竟父母大多時間不是在「工作」就是在勸陸董簇加入他們的「工作」。

A級放出類，以他們家的狀況來說，父母的異能等級都不高，也不是什麼好用的能力（這點自己也是一樣的），陸景淙都懷疑自己的姊姊是不是父母從哪抱來的，不然同樣的父母生出來的孩子怎麼能差別這麼大呢？

後來陸董簇加入鎮壓局他並沒有感到多驚訝。

畢竟他的姊姊就是這麼一個，什麼都能做的很好、只要想什麼都能做到的人。

他們的生活變得富裕，早餐能花費的金額增加不少，與此相對的是生活中和對方一起的時間減少許多。

將物質變化，變成截然不同的樣貌。

將石頭變成金子、把白紙變做紙鈔。

無數的、閃爍的寶石溢出指縫、從掌心墜落。

時間可以被更換成許多東西，卻沒辦法用財富去買時間。

那時他只是懵懂的「知曉」，無法全數「了解」，下意識地做出「行為」，然後在最後獨自「收拾」起這些東西。

因為這可能會讓陸董簇為難。

他的姊姊可能會叨念他，說他是個「笨蛋」、「白癡」或「傻子」，在這之後想辦法從高強度的工作裡壓榨出更多時間來分給自己。

這並不是陸景淙想要的。

也違反了當初他們說好的約定。

「以後會有很多變化。」

新的工作、新的生活。

「不會每一個改變都是好的，也不會每一個都會變得更糟糕。」

認識了誰、又或向誰道別。

「我們會從這些改變裡去獲得事物。」

他將雷射筆放進背包中，拉上拉鍊。

正午的陽光令人炫目，即便已經在這個月份，天氣卻顯得過於炙熱，不似往年、不同前年。鈴聲踩著階梯探頭，在按下接聽鍵前活潑躍動，一如既往、始終如一。

電話那頭的人闡述著日常，幾分懇切、些許急促，配上亂作堆的背景音效。

抬眸便能映入電視螢幕跑過的新聞，那些在這座城市中日常的一環。

「我晚點過去。」

「累積的這一切，便是幸福。」

他仍然記得那些話。

期盼著這些累積。

期盼幸福。